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十三

玉藻全篇

此篇雜記制度文節特
摘篇首玉藻字以名篇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 邃音粹卷讀爲衮

孔氏穎達曰藻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
前後各十二旒邃者前後垂旒深邃鄭康成曰延冕上覆也
元表朱裏龍衮畫龍於衣馬氏睎孟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
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覩之則延長察之則深
邃方氏慤曰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覩也後亦設之者
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惟天子能備天數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朝音潮 扉音非

元端朝祭之服正服無殺故謂之端春分朝日於東郊聽朔
則月朔聽治一月之事帝出乎震萬生於東故朝之聽朔於

南門嚮明而治之意二者皆服元端歸功於天不敢自專故服次服也閏月所以節歲氣然天地之氣化固無有純積故闔明堂之門立於其中以聽朔　御案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季月居右義取天之左旋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捨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皮弁元端解見下文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餕音俊少去聲　大音泰酏音移

蒙上言聽朔於南郊即以其日皮弁視朝遂朝食日中則食其朝之餘不敢厚於自養也食必奏樂以和其心志而養其體朔月大牢重朔也上水以水爲上重本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上上聲

居燕居史書言動勸其德而警其失也幾察也察其聲高下以知性情政事之得失年不順成則自貶損以答天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裨音卑　大音泰）

諸侯之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非己所得專故元端以祭裨冕以朝示自卑也聽朔則皮弁者天子常尊天而不敢自尊故服元端諸侯敬天子之禮以敬天故服皮弁凡冕自天子以冕以下通稱裨冕裨卑也內朝鄭康成曰路寢門外之正朝是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康成曰始入羣臣入應門也小寢燕寢釋服服元端陳氏祥道曰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御案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聽政而已聽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臣有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命使大僕傳而出必大夫皆退而後適小寢釋服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食音嗣

鄭康成曰必朝服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五俎加牛羊與其腸胃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穎達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夕將食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方氏慤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少牢深衣燕居之服也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朔月少牢固以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也俎薦牲肉天產故用陽數簋盛黍稷地產故用陰數五俎四簋朔月倍常也常食非不以稷爲食特稻粱爲上而稷次之非不以菜爲羹特雞犬爲胾而菜爲芼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以疾日貶故也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

鄭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方氏慤曰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圭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去聲搢音薦

八月不雨旱之久也鄭康成曰不舉爲單變也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列之言遮列也陳氏澔曰遮列守之造新有造作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掌龜各有宜用定龜定所當用之龜凡卜必先以墨畫其所求之事於龜以艾灼之視龜所坼而視其吉凶此則史爲之龜從墨而大坼曰兆廣裂其旁歧細出曰兆璺既得兆體君乃定其體之吉凶以爲從違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犆音直齊音齋

陳氏祥道曰軾之制有衡以横其上有犆以直乎下幦若幭然施諸軾上虎以其威猛而有義羔不黨跪乳而有禮徐氏

師曾曰鹿喜羣豹文犆取其協恭而有文也吳氏澄曰蒙上文言大夫朝車及士齊車亦皆鹿幦豹犆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與齊車異飾也言齊車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而不殺其文云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去聲衣去聲

陳氏澔曰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然不但有位者故言君子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盥音館靧音悔樿音展禨其既反杅音桴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沐沐髮靧洗面取稷粱之汁以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靧沐皆粱樿白理木櫛梳也除垢故用白理澀木以為梳沐已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沐而飲酒曰禨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鄭康成曰晞乾也羞籩豆之實

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蒯席澀便於洗足連猶同也方氏愨曰蒯萃類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齊音齋 煇音暉

方氏愨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為之故曰宿鄭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佩私朝大夫家之朝揖其臣乃行陳氏澔曰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御案凡朝君之禮不必專為諸侯朝天子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荼音舒 詘音屈

方氏愨曰玉之珽者為璪左袞冕執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前詘後直按珽玉六寸搢之於帶玉之上圖

下方者名荼管子云天子執玉笏朝廷也諸侯曰荼御無考大夫則用竹笏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句豆去席尺為去聲躐力輒反

孔氏穎達曰臣侍君坐傍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傍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使退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引卻坐君親黨之下失節而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徒空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不盡席尺前畔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解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上聲辯音徧

孔氏穎達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君賜之食不祭若君以客禮待則祭雖得祭必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先嘗食之義禮食未飧必啜飲以利喉中君既未

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君自有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孔氏穎達曰雖君已食後乃食而猶未敢食羞必須君命君命之羞矣先食近其前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隨己所欲不復次第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意在嘗遠且從近始避貪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覆手食飽而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也飧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飽三飯三度飧也鄭康成曰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侑音又偞

虛賓反

鄭康成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之爲太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𢡱按不盡食避貪不必求飽如主人盡禮孔子嘗食於少施氏而飽矣條發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酒先典切言讀作誾

此侍君而君賜爵非禮食也卒爵而俟蓋君已先飲而後賜臣臣飲卒爵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其不敢先君而飲亦明矣酒如和悅貌言言斯禮者爵益加而和靄之中復敬循禮節也斯已皆語助辭油油和敬貌方氏慤曰隱則不顯辟則不正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側同義納左納右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上尚同棜於據反

鄭康成曰元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孔氏穎達曰人君燕臣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饗野人蜡祭時皆酒惟酒無水也愚按側尊不向賓主避君也棜禁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始冠古亂反餘如字敝亦作弊

冠禮初加緇布冠以存古制諸侯以下通用敝之以其非時制不可常用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音會緌又作蕤齊音齋綦音其

陳氏祥道曰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諸侯與士之齊同而尊卑

之分異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丹則顯綦蒼艾色則晦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古老反紕音皮

陳氏澔曰縞生絹也武冠卷縞冠凶服武則元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縞冠素紕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祥祭後所服方氏愨曰爲祖之亡也冠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武元以示吉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縞尊尊於上爲父而元親親於下居冠不緌而垂緌以爲飾惰游情之士怠侈則然縞元半凶半吉而元冠縞武似喪非喪二者皆非法服記者斥而嘆之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音燭

燕居之冠纓屬於武故無緌有事乃繫纓於笄以固冠而垂其餘以爲飾乃有緌無貴賤皆然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散上

髦音毛

陳氏澔曰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詳內則周氏謂曰親沒不髦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 御案大帛素積凡有憂者之服不綏以爲飾周人尚赤至春秋而尚紫魯桓公始用紫綏非禮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朝音潮袪音驅縫如字齊音咨要平聲

鄭康成曰謂大夫士也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則可深衣矣袪袂口也袪尺二寸深衣之廣三倍於袪齊裳之下畔要裳之上畔縫下畔倍於上畔衽裳之交接處當旁在身兩旁袂袖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故可以回肘肘止長尺二寸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 袷音劫緣廣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制同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繼揜尺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袷曲

領廣二寸袪袂口尺二寸鄭康成曰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衣間並去聲

鄭康成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元端元裳正色五方之色間錯雜者徐氏師尊曰尊上而卑下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上聲

鄭康成曰振讀爲袗禪也方氏慤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爲涼必有表衣以蔽之惡褻也表裘固爲溫必有正服以被之惡簡也按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表裘無裼衣而惟著裘也襲裘無裼衣而惟以襲衣著裘也皆不敬故不入公門

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纊音曠縕音蘊禪音丹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鄭康成曰纊新綿縕舊絮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定者言之上二句褻服下二句溫服按同一有著也用纊用縕而異名同一無著也单衣曰絅袷衣曰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朝音潮

君臣視朝同服緇衣羔裘無用縞者季康子始失禮故孔子言惟諸侯皮弁告朔卒朔然後服之曰亦孔子之言也未道未安詩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康成曰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誓誓師爲獮用黼省則平日練習察其治否也義主威肅故服黼裘唯諸侯黼裘以誓省而當時用大裘故云非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衣去聲

狐白白狐皮貴而難得故唯君衣之裘上加衣曰裼雖加他衣必露其裼錦衣始與狐白稱左右武士之衛君者裘用虎狼尚武猛也士不衣狐白避尊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絞音爻

鄭康成曰君子士大夫也綃綺屬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飾猶褎也　御案此與論語微異或原不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必純一有聖人之所獨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見音現

上文言羔羊子也貴者服之此羊裘賤服故不裼之主於文飾以見其美爲恭敬襲覆裼衣之衣弔喪非見美之地故不裼君在則爲君而裼盡其飾美之道充鄭康成曰覆也敬神無取文飾故尸與執玉龜襲外此無事則裼弗敢掩其美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音求

球珍遑美玉馬氏睎孟曰象也者驕物也諸侯之在外以剛爲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爲飾故其笏用竹按魚須以魚須飾有文之竹以爲之士亦竹而其本或用象亦可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則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見音現說音脫大音泰免

音問

鄭康成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惟君當事說笏兇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搢笏輒盥爲必執事也畢盡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愚按笏爲記事之物無事執之有事搢之凡搢必盥以期潔淨雖有執於朝其盥有素不須再盥明盥之要也因飾爲貴其用而飾之並辨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切去上聲

長二尺六寸中廣三寸其上下各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一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辟同襞率音蟀

而字上有闕文今姑如文解之辟讀如襞謂疊積之也終辟帶通兩旁皆襞之大夫士則但襞其垂紳率大略也總計之辟居士德成而未仕之處士故以錦帶象其文弟子年少學業未成者故以縞帶象其潔

幷紐約用組

此上下亦有闕文孔氏穎達曰幷蓮也紐帶之交結處以組約結其帶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音必圜音圓殺去聲挫作卧反

鄭康成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按此亦第言其常耳韠卽韍亦作芾一曰韍韐貴賤有時同用要取其與服相稱陳氏澔曰爵韋爵色之韋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四角無圜殺也下爲前上爲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卽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中央肩兩角也頸廣五寸其肩繫於革帶博二寸與革帶同也

大夫大帶四寸

大夫朝服之帶也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御案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玄有黃士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

凡帶有率無箴功

此句有闕文不可解鄭康成讀率為繂於無箴功欠融陳氏則云率繂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皆曲說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

鄭康成曰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也青謂之蔥　御案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特以一再三命定緼赤並衡之幽蔥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及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此上下有闕文鄭康成謂素帶爲大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方氏慤曰帶之體用素示有潔白之德約其身帶之裏用朱示有含陽之德藏於心亦通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音翬揄音搖狄同翟

鄭康成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鄭康成曰宜承約用組亂脫在是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也有司府史之屬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穎達曰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褘依注作鞠襢張戰反褖士亂反

鄭康成曰屈周禮作闕謂刻繪為翟不畫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康成曰奠猶獻也孔疏凡獻物必先奠於地也世婦獻卽以其功命之以服此賞功殊恩故唯世婦有之其他則從夫之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鄉去聲

此言侍君敬禮也身折則紳垂足如履裳下之緝者然霤屋簷也頤垂如霤拱手恭立視下亦以身俯故也視雖下而聽則上心尊於君也若有所對則必視君其視以君帶及袷不過高不過俯也坐者尊左臣侍君右故聽鄉皆以左為任孔氏曰以左耳近君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君召以節爲信臣敬君命以二節爲急則走一節亦趨矣官治事公所不俟屨與車恭敬不寧之狀非竟廢屨車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康成曰不敢迎者爲不敢如來拜則士辟也先拜而後面見敬也走不敢當拜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士與君大夫言皆名士自卑其類也稱大夫謚若字尊大夫也若大夫存則君所亦稱名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公諱朝廷名諱之類私諱己父母祭及廟中不諱臨以神與先君故教學臨文而諱則失事理之正

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象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趨薺疾私反還旋還中去聲鏘七羊反辟僻通

佩玉者玉以比德徵角宮羽則以合音節而和身心也鄭康成曰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趨行以之自檢其體孔氏穎達曰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揖身小俯揚則徵仰鸞在衡而和在式以金爲之朱子曰周還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折還直去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鬯拔采齊以下六句承左徵角二句而言必如此而後玉鏘鳴應乎其節下三句收束之

制外所以養中故非辟無自而入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綪側耕反

鄭康成曰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

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也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朝服元端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康成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故謂喪與災眚朱子曰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綬音受純讀爲緇綦音其瓀而兗反玟音民緼音溫

鄭康成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緼赤黃孔氏穎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以下惟論玉質不論玉色世子天子諸侯之子瑜玉之美者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鄭康成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環可循而無窮陳氏澔曰燕居佩之非禮服是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緣去聲

鄭康成曰童子未冠之稱孔氏穎達曰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緣與紳紐束髮皆用朱錦示將成人有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伸也餘也約紐之餘及帶之餘執勤勞之事則收之以便作走則擁抱於懷以便走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絇其俱反 見去聲

鄭康成曰皆爲幼小不備禮也約屨頭飾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緦服本室外之緦服孔氏穎達曰主跂主也從人而入陳氏澔曰不致以卑小煩長者爲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上聲飧音孫

孔氏穎達曰異爵尊於己者饌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者嘗食也鄭康成曰客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食於序端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操平聲後胡豆反先上聲

孔氏穎達曰弗致于核懷核不置於地食瓜亦祭先環者形斷如環上環蒂間下環脫華處取上環祭之而食其中操手

所捋者棄之不食慶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賀拜方氏慤曰果實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火熟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愼

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有憂者下有闕文勤者二句重出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孔氏穎達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爲飧者是季氏禦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 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君賜車馬衣服雖應乘服者必先辭讓君命之而後乘服乘服以拜榮君之惠也若未辭讓而君命之則不敢然據掌鄭

康成曰以左手覆按右手弗再拜孔氏穎達曰初賜至時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孔氏穎達曰愼尊卑之雜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苅於大夫去苅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

葷音薰苅音列去上聲爲去聲

大夫不親拜釋大夫所以不親獻而使宰之故也鄭康成曰葷薑及辛菜苅茢帚熟食恐招邪穢故以辟邪之物覆之大夫士以次遞降賓賤別也造於膳宰致命訖而以所獻付主人之食官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適者不在拜於其室

適音狄

君賜士大夫往拜小臣受其辭以入即退恐君召己答拜也士於外拜竟小臣傳君命諾之即退君諾時又拜君弗答拜拜受又拜於其室以來賜時未見也若見則不復往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康成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充美備也禮不以盛飾爲貴者服不必美備故祀天服大裘不裼以見美乘路車不俛式以專敬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上罪

唯速而諾遲走疾而趨緩不易方有定方復反也不過時不忽期也癢病也不盛憂戚也疏節猶言大節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圈起權反

手澤口澤平生執持飲啜之餘氣言所存惟此則其愛慕當何如也鄭康成曰圈屈木所爲卮匜之屬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闑音臬 棖音橙

孔氏穎達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兩君相見入大門主君在闑東賓君在闑西皆當棖闑之中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公事聘享奉君命而行自闑西用賓禮也私事私覿非行君命自闑東從臣禮也閾門限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

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毋音無圈舉遠反豚上聲齊音咨蹜音縮

鄭康成曰接武尊者尙徐蹈半迹繼武跡相及中武迹間容迹發起屨也毋移不採動圈豚行圈轉而行齊如流曳踵而行衣齊如水之流也席上亦然行而就坐之時端行直而行頤霤行疾而身小折身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如矢疾而正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舉前曳踵前足舉而後足跟不離地蹜蹜舉足狹數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

惕惕莊而遽也齊齊嚴肅貌濟濟翔翔整肅而又張拱安祥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齊音齋遬音速

孔氏穎達曰舒遲閑雅也見所尊則齊莊收斂鄭康成曰齊遬欲遲恭斋且正端不睇視止不妄動静不嗽咳直不傾側肅似不息愚按立則該一身之容故見其有德之氣象莊無狎褻尸敬正也燕居及告敎人則以溫溫爲主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所謂祭如在也愛敬之誠徵於容貌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良追反顛音田瞿音屨

鄭康成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繭繭聲氣微也瞿瞿梅梅張目則驚遽收目則昏昧也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其記反詻五格反

鄭康成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敎令嚴也愚按厲肅不可犯清明不可欺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讇音諂

御案立容辨者賈誼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端服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用以垂佩

曰卑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illegible]故又戒之頭頸必中卽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盛德之氣闐實於中休光著揚於外其色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去聲屏音丙

自稱天子自稱於臣下伯自稱於諸侯也予一人謙言己不敢有天下待衆而成之意伯牧伯力臣謙無德直力而已諸侯稱於天子則自言守土在邊邑自言屏衞皆爲天子役也寡人寡德之人孤無助之稱擯者告於天亦曰某孤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音的

此皆言稱於他國之君也上大夫曰下臣某擯者代大夫言則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不敢稱下臣也擯者曰寡大夫

不言老也世子自名謙若見父執擯者曰寡君之適重其爲世子以尊國體也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孽五葛反傳去聲使去聲

此亦稱於他國之辭孽同枿孔氏曰樹生之餘也傳遽方氏慤曰周官行夫掌遽之小事急而不遑曰遽自言服傳遽之賤役於大夫曰外私謙比於家臣也此皆以公事使者若大夫私事使家臣之私人爲擯則稱名以別於奉君命者御案大夫交不出境茲記春秋之變禮矣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賓如字

孔氏穎達曰正聘之時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擯必與公士爲賓士雖爲介而主國必以賓禮待之與私事使不同也

禮記恆解卷十四

明堂位

劉西雙流劉沅輯註

明堂之制彷於神農之天府黃帝之合宮夏后之世室至周公始備其制故記者因記周公之制而以明堂位名篇其制諸儒說各不同惟張氏戴南援據諸書以為有三其說近是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廟中之明堂也月令言明堂左个右个此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南門外亦有明堂天子巡狩所至四方均有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者也此篇所記蓋周公奉成王命營洛邑為東都朝諸侯者

昔者周公句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朝直遙反下皆同

言周公始定明堂之制天子朝諸侯則位於此非謂周公朝諸侯也下申明之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斧音甫依本作扆同 於豈反鄉許亮反）

天子成王也鄭康成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三公中階以下皆言朝位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周公亦在其中陳氏祥道曰此與周禮治朝之位不同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向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是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陳氏澔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慤以爲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按夷之數與爾雅職方不同諸夷蠻多冬約舉其概故異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采七在反 塞先代反）

孔氏穎達曰明堂無重門當以正門謂應門采九州之牧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者愚按上文言諸侯及四夷之朝位

已明矣此復更端言九州之牧或於朝時有所貢獻者則以其貢質應門之外至於上文所言四夷新天子即位則世一至非必常常來見以足上文之意也諸儒何議塞鄭康成曰在四方爲蕃塞者是也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結上文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如此非謂周公所居也又申之曰明諸侯之尊卑則所以正名分而謹王章也若使周公自朝諸侯尊卑不已大亂乎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相去聲

孔氏穎達曰鬼侯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相近而誤鄭康成曰脯鬼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愚案即此以見殷紂殘諸侯之甚引起周公厚諸侯之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居諒闇周公以冢宰攝行天子之事故云踐天子之位非自爲天子也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量音亮

成王諒闇畢親政矣而周公制作之事未備又奉命營洛邑故以冢宰而總庶政至六年制作詳備王乃朝諸侯於明堂以禮樂頒行天下度量其一端也七年營洛已畢公歸治洛邑致冢宰之政於成王非謂前此為天子事今始歸政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乘繩證反

曲阜魯地孔氏穎達曰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侯封一百里七百里合附庸及伯禽為方伯所統屬之國土言也革車兵車千乘亦以其為方伯言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皆其後誇美之辭也天子之禮樂前代天子之禮樂閒有周禮亦非純似天子也詳見下文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

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載音戴弧音胡韣音獨旂一作旗其衣反旒一作旈力求反

鄭康成曰大路殷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代先農之享春以祈穀諸侯皆然不止魯也特魯禮較隆王氏炎曰魯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當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蛟龍同姓諸侯建之當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縿以九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盡同者是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大廟音泰犧如字罍音雷灌古旦反瓚才旦反篹息緩反琖側限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嶡居衛反一作橛音同

四時之祭夏曰禘　御案季夏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避周天子也周公爲魯之始祖薨即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爲始封

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祫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禰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周禮祫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蜼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嶡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禮樂哉鄭康成曰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犧尊腹畫牛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彝尊盛鬱鬯之酒者黃目黃彝也灌酌鬱鬯之酒以降神以玉飾瓚以大圭爲瓚柄薦祭時所薦臝盛之斝玉豆以玉飾豆籩籩也爵酌酒獻尸之杯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加者尸入室饋食竟夫人亞獻於尸名爲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散角皆以酒尊名以璧飾其口散者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也夫人用璧角再獻訖賓用之以獻尸在夫人加爵之後故總云加也虞俎用梡形四足如案夏俎名嶡加橫木於中爲橫距之形王氏炎曰天子賜諸侯圭瓚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召虎則魯公必受此賜無疑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任平去二聲

清廟周頌也升歌堂上人歌下管堂下管吹也象謂管象但以管象其詩非舞其誦也朱干赤盾玉戚玉飾斧柄三公一命袞衣孔氏穎達曰著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著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六冕周制故冕而舞周樂皮弁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武質故不裼夏樂文故裼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明周公之勳勞使天下法周公之爲人臣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褘音輝袒音誕

卷冕見上孔氏穎達曰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薦豆籩詔朝踐及饋熟拜酳尸之時薦之陳氏澔曰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爲名褘褘衣也本王后之服魯周公故祭公時暫服之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揚舉也廢職則服大刑天下服周公之德亦明王酬庸之當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

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四時之祭社則春秋兼行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獮則秋田獵之名大蜡歲十二月索祭萬物而饗之此錯舉四時祭田之名以該其餘見成王賜魯祭祀畧同天子非謂春或不祭而蒐苗狩較輕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李氏覯曰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諸侯三門有庫雉路而無皋應魯庫雉之制畧擬

皐應之制仍止三門也振木鐸於朝以警眾天子之政周公制禮作樂成王須之天下而又令公之子孫世守之故亦特命木鐸以存周公之遺耳記者誇大之則云然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藻音早棁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音簷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如字

鄭康成曰山節刻欂盧為山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牕也每室八牕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為雲氣蟲獸疏刻也陸氏佃曰坫崇則圭或嫌不安故謂之康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鉤古侯反乘食證反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四代之車方氏慤曰日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鄭康成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

大路木路也
乘路金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綏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陳氏祥道曰旂之制始於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文明之色故周之旂以之綏或染烏羽或旄牛尾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音煩騂息營反又呼營反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尚黑故馬黑白相閒而鬣黑殷尚白故頭黑而鬣白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赤鬣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
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直略反

鄭康成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氏穎達曰此明齊用四代尊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有者用之耳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音嫁又古雅反

陳氏祥道曰爾雅鍾小者謂之棧夏爵名琖其制卑淺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琖斝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鄭康成曰斝畫禾稼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作彝勺市灼反下同

陳氏祥道曰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孔氏穎達曰雞彝畫雞於彝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末微開也陳氏澔曰三者皆謂勺之柄頭

勺容一升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

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黄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樂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

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伊耆古天子之號拊搏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四代虞夏殷周也方氏慤曰以土爲鼓未有韗草之聲也以凷爲桴未有斲木之利也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也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毁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名敖王氏炎曰魯公開國其廟不毁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爲比也春秋書立武宫以罪季氏而比於武世室甚乖春秋之旨是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廩力甚反頖音判

有虞藏粢盛於學宮以教孝瞽宗祭先代樂師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而言虞夏殷周不同方氏慤謂以其養人尚

皆可曰序以其習射則皆可曰序其實一也是也　御案魯
頌惟言泮宮他書亦無言魯學有三四者此亦合之以爲誇
耳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貫古亂反璜音黃父音甫

鄭康成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誇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縣音元下同鐘本作鍾媧古蛙反

鄭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垂堯之共工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無句作磬皇氏曰叔無句之別名方氏愨曰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

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翣所甲反

鄭康成曰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　御案簨虡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曾亦周之飾簨虡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璉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鄭康成曰皆黍稷器方曰簠圓曰簋陸氏佃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瓜八簋黍稷稻粱黃粱稰穛陳氏澔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

殷玉豆周獻豆椇俱甫反楬苦瞎反獻素何反

鄭康成曰嶡之言蹷也有虞氏斷木為俎足無餘飾夏則於足間加橫木似有橫蹷之象椇又為曲橈之形似椇枳樹枝之曲橈也房足跗孔疏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鄭康成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康成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方氏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章者文之成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以陽為主首者氣之陽也三代則各祭其所勝明非有所勝不能王天下無以致孝於宗廟矣夏尚黑勝赤心赤也殷尚白勝青肝青也周尚赤勝白肺白也陳氏祥道曰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

問而已若五祀則事異禮亦異以此推之三代特各以所尚為主耳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方氏慤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愚按言王者因時為所尚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蘇東坡曰古圖志皆在王朝侯國非賜不能有此禮乃四代設官分職之典魯備而藏之與龜鼎大璜同作寶鎮其言甚是葢制作定於周公成王特命魯亦備存其制以傳久遠聖賢至公無我之心孔子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非魯亦備其官如王朝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讀為緌綢吐刀反

孔氏穎達曰言魯有四代喪葬之飾綏即前經註旄於竿首夏綢杠以練又為之旒殷刻繒為崇牙飾旌旗之側周以材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障柩車

禮記恒解卷十五

喪服小記

吳氏澄曰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也此篇內所記喪服一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括反為于偽反免音汶齊音咨下並同笄古兮反

陳氏澔曰斬衰主人為父之喪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既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著幓頭然父母皆然免而以布專言為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其斬衰括髮齊衰免皆謂大事殯斂之時若不當殯斂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素冠加於括髮之上惡笄榛木為笄也婦

人纚笄以卷髮帶以持身二者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免之制杜氏佑云如冠狀廣一寸自額卻交於項中並其末覆紒而前繫連之成冠象是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冠古亂反下同髽側巴反

吉時男子則有冠女子則有笄及喪則去冠而免去笄而髽其義云者言特以別男女而已　衛案髽者髮髻卑挫之名吉時有髻有纚以纚爲髻之梁髻高而冠亦高去纚則髻卑而冠亦卑故喪冠曰厭冠也親始死男子去冠則露笄纚至小斂訖去纚則髻露斬衰者以麻齊衰者以布掠髮之四垂而束之名麻者曰括髮布者曰免以爲父母隆殺之別婦人之髽亦去纚用麻及布大約與男子同特異其名曰髽以爲男女之別耳其不髽者初喪即不去纚矣禿者不髽以無髮可露故不去纚傴之以掩其疾也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七余反削思畧反

苴麻也其幹可以爲杖爲父杖則削去其外節後人以內代之因竹節在外亦與苴同也爲母削以桐爲杖以桐節在內不煩削也記者故即當時所用言云苴杖今之竹也其節皆外著削杖今之桐也其節內含故以爲父母之別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孔氏穎達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

爲父母長子句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上爲如字下爲去聲稽音啟

爲父母之長子長孫也長孫居祖父喪即父在於有弔者亦稽顙重嫡亦重賓也大夫弔士雖緦必稽顙敬大夫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敬夫亦敬夫之嫡也其餘謂夫之兄弟及衆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康成曰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孔氏穎達曰與喪家同宗必與喪家異姓也與死者同姓之婦人不得

爲喪主以婦人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也此異姓與夫家爲異姓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下爲去聲）

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爲父後者不爲之服重嫡嗣也若父在則亦爲出母期衆子則亦有服又按先王正身齊家以禮律己然後以禮制人其制服如此蓋謂當出而出者後世或以私廢倫不當於理則所以權其中而處之者必待君子矣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己身上有父下有子三也由父子而推之父有父子有子合之則爲五矣父之父爲己之祖子之子爲己之孫合五代而計之己之孫視己之祖爲高祖由是而上推己之高祖至己身爲五己之子至曾元亦爲五合之則爲九矣服制以漸而上殺由三年以至緦麻下殺亦然旁及兄弟以至於同高祖亦以五服遞殺而親畢矣此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陳氏澔曰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並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當其

禮制亦然趙氏岐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禰乃禮反

孔氏穎達曰別子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宗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也五世者高祖至元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爲于僞反

庶子與宗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而宗子已立二廟則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更立祖廟而別祭明統於宗子也庶子不爲長子服三年以有適子己之子不得繼祖與禰故也己之父是庶長子之父己則庶長子之禰其或己長子爲士則得繼禰今既先父而卒則不得繼禰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庶子之子或殤與無後庶子不祭以己爲庶子不得立祖廟也殤與無後從祖祔食正明不祭之故祔食於祖廟鄭康成曰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孔氏穎達曰殤未成人而死者無後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或爲下士或未仕不得立禰廟故不祭禰也與上文異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總結上文親親上殺下殺旁殺不同而皆所以親親尊尊則專指己身以上之親而言長長又兼庶子敬宗子而言人道之大故先王服制必詳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已音以爲于僞反

孔氏穎達曰服術有六其一曰徒從徒空也於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肉連續以爲親也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妾從而出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御案此皆爲士言之若大夫則母黨妻黨皆無服大夫之子父在亦不服

禮不王不禘此大傳之文錯簡在此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世子不敢擬於尊故不降也大夫之子爲其妻不杖期世子亦不降者家國雖異其敬父均也

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於妻父母與妻與大夫同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陳氏澔曰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尸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按聖人公天下故制此禮若舜禹由匹夫而受禪及賢士崛起受分封者然古今此類甚稀存其禮可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爲于僞反

孔氏穎達曰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被夫遣婦猶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已絕夫族故其情降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婦雖在三

年內則止不更反服已止也未練而出謂先有父母喪爲夫所出今喪猶未祥而夫命已反則遂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服三年之受而夫命之反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按婦之被出必其實有凶德而後可若居父母喪而出婦其必有萬不得已者也聖人制禮以防俗而後人當酌情以踐禮不可輕易爲之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爲于僞反

人子思親無已時而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得不爲之節以立中道三年至一時明禮制準天道爲節也期而祭練而祭也期而除喪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期而祭思慕因時而彌深必祭以將其思禮所當然也期而除喪天道已更人事宜有節不得不除要絰以適中故曰道也祭不爲除喪言非爲除喪乃祭祭遂不復思慕也孔氏穎達曰練祥之祭總名除喪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孔氏穎達曰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尸柩
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
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
之時而除喪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爲于僞反

死者無主喪之人大功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若其有妻子
年幼不能主喪大功者則必爲之主練祥二祭朋友疏於大
功則但虞祔而已虞葬後安神
吉祭祔以死者祔於廟而祭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孔氏穎達曰喪服傳大夫爲貴妾緦無子猶
服之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稅他活反

此下明稅服之禮稅追服之也祖父母之諸父昆弟從伯叔祖父母也．御案禮祖伯叔父母小功從祖伯叔父緦從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緦從祖昆弟小功再從祖緦言此子從父在外而生子不識此緦小功之親今聞喪又在限外則父追服而己不服服本輕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孔氏穎達曰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陳氏澔曰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謂在此降者教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下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孔氏穎達曰賤臣從君出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近臣則從君服之其餘貴臣君君雖服限未除君服之則亦從而

服之若服已竟而君稅之不從君而稅也若君出而臣不隨君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臣即如尋常先著服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特明之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御案未葬前主人位在堂下故至虞乃有饗神酳獻諸禮不以杖入廟之祭主於敬也至祔則祭及所祔之祖敬彌多辟彌遠矣方氏慤曰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不爲于僞反

御案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爲體則不得服私親也今既爲君母後即爲君父後矣不於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此存闕文當作爲君母後者君母卒爲君母之黨服不爲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殺去聲

吳氏澄曰絰帶並言則以首絰爲絰而要絰爲帶亦有以要絰爲絰而絞帶爲帶者若單言絰則或謂首絰或謂要絰各

陸所指此記絰殺蓋兼首要二絰而言謂絰之殺五分首絰之大而去其一以爲要絰也如絰則專指要絰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母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御案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其一也喪服記妾爲女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不言髽是三年與女君同不髽與女君微異也此君長子同之若君眾子則諸侯之妾無服大夫之妾大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康成曰除先重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女子易乎首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婢亦反

孔氏穎達曰辟開也廟門殯宮門次謂倚廬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及受弔之事則暫開入門即位而哭葬前晝夜無時

之哭則皆於其次徐氏師
曾曰倚廬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以招魂銘亦著其人而來其神之意也欲死者之不亡故自天子至士皆同姓昔所賜之姓如魯姬齊姜氏則子孫別派受氏者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齊衰受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

報喪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芳付反

鄭康成曰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葬而即虞虞祭以安神宜急也卒哭之祭則待三月不忍遽忘哀也

父母之喪偕句 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陳氏澔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爲庶子服大功厭於所尊也天子諸侯於庶子無服庶子之子則爲其父服三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御案此句當在士不攝大夫上謂族人無主後者故不以尊主卑若其子則適子雖士父必主之庶子則使其子主之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己生母亾而父命別妾養之曰慈母儀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而其父母無服者謂父及嫡母在不得及其私親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上爲如字下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爲大夫孫爲士士死祔於廟則易大夫牲以祭祖蓋祔祭義主告祖故用祖之牲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繼父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無繼父名今旣云繼父則必其常同居乃名然也而又分同居不同居何耶蓋繼父推其財以與同而又別築宮以祭其祖禰者先人血食賴之而令其不血食可乎故爲同居重服期以報之若繼父有子則爲有主後矣已昔雖同居今不得不别爲宮以祀先人恩匱於本支繼父卽有恩義不得不降服以别於己親故

爲異居而降服三月皆無主後繼父與己皆無主亦以之人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孔氏穎達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爲主以答弔賓

祔葬者不筮宅

鄭康成曰宅葬地也祔葬不筮前人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亡音無

孔氏穎達曰禮孫死祔祖孫爲士大夫而死不得祔於祖之諸侯祖貴宜自卑遠也當祔祖之兄弟爲士大夫者諸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祔族不爲諸侯者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亡無也中閒也夫祖無

妾則又問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故祔高祖也妾無廟爲壇祔之耳鄭康成曰可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去聲）

陳氏澔曰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爲之服則己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爲妻禫（爲去聲）

御案此宗子兼大小宗而言凡適子即繼父之宗也父尊厭正服故父在適子爲妻不杖而禫賀循言母尊微厭餘服故爲妻杖期而不禫若宗子之妻則己代姑爲主而主祭故並條服不能厭而禫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上爲如字下二爲去聲）

陸氏佃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是也蓋爲慈母後者

乃妾之子有長子在有嫡子在疑於庶母祖

庶母無服而以己後慈母之義推之皆可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

徐氏師曾曰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子爲父母母爲長子皆三年而禫父在爲母父母不在爲[illegible]御案[illegible]爲父亦禫但主禫者子也不則其父也妻不主祭故不言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謂適子母死而父命別妾養之慈母死己服三年以報其恩己子則承父與嫡母之統不世祭也妾母即庶母非謂庶子本生之母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殤無爲人父之道其或不俟二十而冠則成人矣不得復以殤目之女子之笄者亦然若宗子己冠而殤死當爲立後族人之爲殤後者即爲之子不得以殤目之以子爲父之服服之此以申明冠不爲殤之義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子於父妻於夫承重者爲其祖曾臣於君不得除衰絰也其餘期以下至緦之旁親主人未葬不得變者仍服麻至服限滿則除不待主人葬而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待時服服以送葬

箭笄終喪三年

箭笄箭竹爲之長尺亦曰篠笄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皆斬衰而箭笄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陳氏澔曰齊衰爲尊大功爲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之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爲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孔氏穎達曰筮日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視洗濯小祥之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惟有要絰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變爲繩麻將欲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豫著小祥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執事旹也爲者變服猶杖有司告三事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筮日筮尸二事皆有賓來有司告筮事畢孝子必更執杖以送賓視濯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史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並去絰杖屨故不云絰杖屨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爲去聲

鄭康成曰庶子爲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庶婦之孫子得伸也孔氏穎達曰在父之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適子得執杖就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衰音推 免音問

鄭康成曰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不成服也既殯成服拔錫細布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去聲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已往養之身有期大功以下之喪服則釋其服求其生故去凶服也若疾者遂死則因以死者之服主其喪謂死者本無後及主喪之人也若非己所養者而死其必有應養之人則必有爲主之人己有喪服而適遇其喪則不以死者之服易己之喪服又申言養疾者易服父兄則易卑則不易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御案女君適妻也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則從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妾祔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女君稱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稱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鄭康成曰婦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吳氏澄曰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士而無大夫士位卑不可攝大夫惟宗子分尊則可以士而攝大夫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葬後惟君弔之則免以敬君兄弟親屬尚質故不須免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器明器也柩朝廟時陳於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於墉前賓容所遺則多陳之以為榮省減納之以示儉若主人所作明

器依禮有限省
陳而畫納於壙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既葬而後聞喪兄弟先之墓以致其哀情後之家以盡其哀禮朋友遜於兄弟故不同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父有適長子之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則否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鄭康成曰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期服之親死在下殤降爲小功其帶以澡麻白麻爲之不斷去其根本垂麻向下又𠕋而向上以合而糾之異於正小功

之㶚麻斷本者也鄭康成曰報猶合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鄭康成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大夫士始命必立廟孫死則祔於祖若庶子別仕他國其祖父之廟本國宗子主之則別子所立之廟無主其妻死必入廟當妻死時夫爲大夫後乃黜退而死祔於其妻則以士牲若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死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方氏慤曰婦人從人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去聲

此述前文之義明無服非竟不服也因爲父後有祭祀之責鄭康成曰以宗廟爲重故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是

也然猶服心喪三年子無絕母之禮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婦人不爲喪主而亦杖者有此數端姑無厭婦之禮故姑在亦爲夫杖桐杖非所以服男而母爲子服之者以其所服我者而報之也女子子在室年已及笄而無男昆弟其同姓爲攝主者不應杖則長女一人杖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免音問下並同報音赴爲去聲

緦小功服輕雖虞卒哭可以不免故言免則未虞卒哭之時必免可知矣報葬則必報虞而不報虞有故不得即虞也皆

冠者以未虞仍加未葬也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而後葬亦因有故不及期而葬者也王葬時反復其所當服以送葬如主人報虞卒哭則免否則除之親主人哀禮爲節也若葬於四郊之外道遠不可無飾故皆冠及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免音問

孔氏穎達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既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如從元端除殤之喪卽元以異於成人也若除成人之喪則朝服而縞冠不純乎吉祭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

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鄭康成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孔氏穎達曰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升殯者奔喪哭於初死祖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掩所袒之衣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其異也餘皆同著免加絰以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所謂反位拜賓成踊也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鄭康成曰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孔氏穎達曰適婦適子之婦不爲舅後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小功庶婦之服適婦本宜大功也